

學

統

學統卷之三十三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冉畊

冉畊字伯牛仲弓之族也。生於魯之鄆。少孔子七歲。孔子始教闕里。同顏路之徒往受學焉。孔子勤小物。則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厲也。初孔子爲中都宰。及定公進孔子爲司空。遂以伯牛爲之。嘗從孔子。既陳蔡。以德行著稱。後得惡疾。孔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

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卒葬汶上縣西門外感化橋側。後遷於東平州西五十里滕縣。亦有伯牛墓云。唐追封鄆侯。宋加封東平侯。改封鄆公。明祀稱先賢冉子。

仲由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性鄙而好勇。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鷄。佩玃豚。以陵暴孔子。孔子設禮誘之。後乃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曰。君子尚勇乎。孔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

勇而無義則亂。小人有勇而無義則盜。孔子問子路曰：女何好對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所謂亂亡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

興也勃焉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曾
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
軀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
而能改其進矣乎子路將行辭於孔子請贈以言孔
子曰不强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
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孔子爲
魯司寇使子路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叔孫氏
墮郈季氏墮費孟氏之宰公歛陽獨不肯墮郈圍之
弗克子路爲蒲宰見於孔子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

孔子曰然吾語汝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
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而正不
難矣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
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
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
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
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
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其
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闢

諸不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情。是義之也。由弗能。季氏祭其廟。逮闇而祭。暮而不成。禮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禮成。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

知禮乎。子路從孔子厄於陳。蔡後又從之。匡匡人以

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
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命之歌子路彈琴而
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曰始以爲陽虎也遂解而
去子路見孔子曰昔由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實
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
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
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
事盡思者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
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

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遂除之。顏雝善事親。子路義之後。雝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子路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孔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衛孔子之在衛也。出公輒方與父莊公爭國。子路問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蓋孔子所謂正名者。未有子而不父。其父云爾。而子路不喻以蹈其難。出公之十三年。子路爲孔悝家。

臣慚之母伯姬、莊公之姊也。莊公因伯姬以入於孔氏，迫孔慚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出，公奔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人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慚，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者，莊公也。」莊公聞之，懼，下石乞、孟賁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

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於是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孔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蓋子路勇者也嘯而銳孔子固頗抑之嘗曰由也兼人故退之退之者抑之也故於其在陳愠見則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問行三軍則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論衛政先正名則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使門人爲臣則曰由之

行詐也。鼓瑟則曰由之瑟，奚爲於邱之門？使子羔爲費宰，則曰賊夫人之子。是故惡夫佞者言志，則曰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凡此皆所以抑之也。抑之使俯就焉，以庶幾合於所謂中。而子路則未之能也。卒聞於大義，不知仕輒之爲非，而自及於禍。君子於此深惜之。然子路生平剛直，力行可畏，在聖門以政事著稱。論語記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又記子路無宿諾。孔子嘗稱之曰：片言可以折獄。又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又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

也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孔子曰由也果於
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孔子曰由也千乘
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子貢對衛將軍文
子曰不畏彊禦不侮鰥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
由之行也蓋子路之見稱於師友有如此其言行具
詳論語家語左傳等書厥後孟子有曰子路人告之
以有過則喜曾西亦曰子路吾先子之所畏也而後
世學者皆以子路勇於改過爲百世師云子路葬於
蒲今長垣縣也或云在清豐縣或云在開州有三墓

未知孰是。唐追封衛侯。宋加封河內公。改封衛公。明祀稱先賢仲子。

宰予

宰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晝寢。問短喪。對哀公問社。問從井救人。孔子皆責之。嘗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蓋深警之也。宰我從孔子厄陳蔡。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我以遺孔子焉。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

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日之麗。靡窳窳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宰我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

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孔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又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宰我問鬼神，又問五帝之德，孔子並告之，詳具家語。宰我嘗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謂宰我善爲說辭，又謂宰我智足以知聖人，信不誣也。史記云：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按左氏傳：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蓋與難者闕止也。亦字

子我非宰我也。字偶相同。太史公因誤記之云爾。宰
我墓在今曲阜縣西南三里。唐追封齊侯。宋加封臨
淄公。改封齊公。明祀稱先賢宰子。

冉求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
以政事著名。嘗侍坐。孔子命之言志。對曰。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
以俟君子。季康子問冉求可使從政也。與。孔子曰。求
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冉求仁乎。孔子曰。千

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旣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哀公十一年。齊師伐魯。及清。季康子謂冉有曰。若之何。冉有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康子曰。不能。冉有曰。然則居封疆之間。康子告二子。二子不可。冉有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我。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康子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叔。

孫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孟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有帥左師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乃從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冉有用矛以帥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孔子聞之曰義也是時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康子曰國有聖人而不能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

衛將用之。已有材。而以資敵國。難以言智也。康子以告哀公。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於是自衛反魯。詳具家語。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夫不可加刑。庶人不可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凡庶人。遠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退而記之。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對曰。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從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學之故也。冉有資

稟謙退。見義不能勇爲嘗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孔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嘗問聞斯行諸。孔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疑之。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然冉有之於季氏亦終不能大有所正也。如季氏旅泰山用田賦伐顓臾。孔子皆以冉有弗能救正也。而責之。至季氏富於周公而冉有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所以責之者至矣。責之亦猶進之之意也。他日孔子又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僭天子

舞八佾。以雍徹無道甚矣。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之宰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已。是冉求之行也。今兗州府滕縣南三里栢塚社。有冉子墓。滕人疑爲冉有墓云。唐追封徐侯。宋加封彭城公。改封徐公。明祀稱先賢冉子。

顓孫師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也。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才高。意廣。外矜莊而寡誠信。孔子每教之。門人亦友之。而

弗敬子張學干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
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
其中矣子張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
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
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
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
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
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
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

行違居之不疑。在那必聞在家必聞。子張問政。孔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問入官。孔子曰。安人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孔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特。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拒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子張退而記之。孔子筮卦得

賁。喟然而嘆。子張進曰。師聞卜得賁吉也。而夫子嘆之何也。孔子曰。賁非正色。是以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蓋孔子之所以教子張者如此。一日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孔子曰。過猶不及。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然子張自聞聖教之後。晚年所造頗近篤實。無復向者浮鷲之病也。其自言曰。士見危授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

已矣。又曰：執德不宏，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士？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
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
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
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
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
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非好龍也，好狻猊似
龍而非龍者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

也敢託而去。子張既除喪而見孔子，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及卒。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今徐州蕭縣南三十五里掘坊村西有子張墓，云唐追封陳伯宋加封宛邱侯，再加封陳國公，明祀稱先賢，孫子。

曾點

曾點字子皙宗聖參之父也父子同事孔子曾皙蒞
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嘗與子路冉有公西
華侍坐孔子命之言志次及曾皙鼓瑟希鏗爾舍瑟
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孔子曰何傷乎亦各言
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
也○曾皙爲人狂而直季武子之喪也大夫弔曾皙倚
其門而歌故孟子曰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

狂也。曾皙卒葬南成山。後漢王符所謂南成之冢是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唐追封宿伯宋加封萊蕪侯。明稱先賢曾氏配祀啟聖祠。

公西赤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習於禮容。應對孔子嘗使之言志。對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孔子曰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孟武伯問公西赤仁乎。孔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

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
周急不繼富孔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
則難也子華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以擯
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
客之事則達矣孔子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
之禮者其於赤也又曰赤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然
恩勝禮也孔子儀服不修則以子華侍曰吾以子自
厲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莊敬而能肅志通而好

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之。喪。子。華。爲。志。焉。飾。棺。牆。置。娶。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備。三。代。之。制。以。尊。師。且。備。古。云。唐。追。封。郃。伯。宋。加。封。鉅。野。侯。明。祀。稱。先。賢。公。西。子。

宓不齊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仕爲單父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瀕行過於陽晝回

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鱈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鱈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請於魯君，願得近史二人同至。官至則陰戒其邑吏，令二史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又怒之。丘史辭。

去報於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必守才，在朝正
之佐，屈節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魯君
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使告子賤曰：「自今以往，
單父非吾有也。請從子之制。」子賤由是得行其政。齊
人攻魯，道由單父。時麥已熟矣。父老請縱民穫麥，無
徒以資寇。三請而子賤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
使人讓子賤。子賤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
不畊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患且數世不息矣。」
孫聞之而愧，曰：「地若可八，吾豈忍見宓子哉！」時孔子

之。兄子蔑與子賤皆仕。孔子過蔑而問焉。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襲，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餽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蔑也。對曰：無所亡而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嘆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他日問曰：子治單父而衆說，何施而得

卷之三十一
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一人。孔子曰：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若教不齊所以治之道，孔子嘆曰：欲其大者，乃於此乎在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子賤治邑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敝裘，入單父界，見野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

焉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卽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
名爲鱗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魴吾大夫欲長之
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
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巫馬期問宓子何行
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於彼
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子賤在單父彈鳴琴身不下
堂而治旣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
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
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宓子賤則

君子矣。巫馬期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家語稱子賤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魏鍾繇擬諸道德齊禮有耻且格，異於任察畏罪者云。所著有宓子十六篇。墓在今壽州南六十里，鉄佛岡舊有碑云：子賤爲魯使，吳卒於道，因葬焉。唐追封單父伯，宋加封單父侯。明祀稱先賢宓子。

原憲

原憲，一曰仲憲，字子思，魯人。一曰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嘗問恥，孔子曰：邦有道，穀。

邦無道。穀恥也。又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孔子爲魯司寇。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孔子曰。毋以與爾隣里。鄉黨乎。孔子歿。原思隱於衛。居草澤中。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楠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思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思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

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慙。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也。原思徐步曳杖。歌商頌而返聲滿天地。如出金石。矜者也。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蓋原思狷者也。獨行踽踽。雖若未進於中行。而廉頑立懦。亦卓然前尚者矣。今費縣西北一百二十五里。有原憲墓。俗所爲原憲屯。唐追封原伯。宋加封任城侯。明祀稱先賢。原子。

高柴

高柴字子羔齊人敬仲高俟十代孫也或曰衛人少
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爲人篤孝而循
法少居魯知名於孔子之門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
不履影啟螫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
嘗見齒君子以爲難然孔子嘗曰柴也愚及子路使
爲費宰則曰賊夫人之子以其未學而從政也無何
子路仕衛子羔亦爲衛士師出公之難子羔出子路
止死子羔之爲士師也別人之足及其出也走郭門
別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

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隊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
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出謂別者曰吾不能虧非
之法而別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
者三何哉別者曰斷足吾自取之獄將決而君愀然
不樂君非私我也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
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如
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子羔復仕
魯爲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至遂
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綬况

則死而子羔爲之衰。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子，朋友不以是棄子，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哀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問於子羔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子羔曰：郈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公子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遂及齊盟。蓋子羔之仕於魯，衛並卓有可觀，無亦有警於夫子之教而學問以變化其氣質與？子羔寢疾，慶遺八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羔曰：吾聞之，生有益於人，死

通鑑卷之九十一
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
死○葬○我○不○毛○之○地○可○也○今○稱○子○羔○墓○者○有○四○一○在○沂○
州○一○在○東○阿○縣○一○在○陽○穀○縣○一○在○太○康○縣○未○詳○孰○是○
唐○追○封○共○城○伯○宋○加○封○共○城○侯○明○祀○稱○先○賢○高○子○

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
進○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子○若○曰○吾○斯○之○未○能○信○
孔○子○說○焉○孔○子○問○子○若○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
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

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開從此見之。若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墨子曰。漆雕開形殘。孔叢子曰。漆雕開形殘。非行已之致。何傷於德哉。程子謂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云墓在今上蔡縣城北華彼鎮。唐贈滕伯宋加封平輿侯。明祀稱先賢漆雕子。

澹臺滅明

澹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旣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子游宰武城因孔子之問亟稱其賢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子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今吳地東南有澹臺湖豫章有進賢門進賢縣皆其南游遺蹟云地志稱子羽墓有四一在南昌府城內一在費縣一在鄒縣

一在陳留縣未知孰是唐追封江伯宋加封金鄉侯
明祀稱先賢澹臺子

樊須

樊須字子遲魯人樊皮之後少孔子四十六歲樊遲
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
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
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
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
遲弱仕於季氏齊伐魯及清武叔菟乘冉有帥左師

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
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
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
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遁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
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孔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
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
身○其親○非惑與○樊遲屢問仁○又屢問知○孔子皆
有以荅之○詳具論語唐追封郕伯宋加封益都侯明
祀稱先賢樊子

南宮縚

南宮縚又名适字子容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也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云魯昭公七年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僖子病之將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孔邱聖人之後也我卽歿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容竝師事孔子昭公二十年孔子與南容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及去周老聃送以言南容獲與聞之遂

復白圭云。初南容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後得反。載其寶以朝。孔子問之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南容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哀公三年。司鐸火。踰公宮。桓僖宮災。抹火者皆曰。顧府南容。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官。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惟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南容之力爲多也。穆公時。辛寬見公曰。臣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邱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

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衰。辛寬出、南容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南容對曰：寬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辛寬也。南容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荅。南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南容以智自將治亂。咸宜。

故孔子謂其邾有道不廢邾無道免於刑戮以兄之
子妻之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言仁義
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
唐追封郟伯宋加封襲邱侯改封汝陽侯明祀稱先
賢南宮子

公皙哀

公皙哀字季沉齊人天下多仕於大夫爲家臣季沉
鄙之未嘗屈節爲人臣孔子嘆賞之曰天下無行多
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沉未嘗仕太史公曰季沉原憲

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
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
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唐追封郕伯宋加
封北海侯明祀稱先賢公皙子

商瞿

商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
授之子木傳楚人馭臂子宏宏傳江東人矯子庸疵
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於人光子乘羽羽傳齊
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傳菑川人楊

何○何○漢○元○朔○中○以○治○易○爲○中○大○夫○至○宣○元○間○有○施

孟○喜○梁○邱○賀○京○房○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直○高○湘

二○家○之○說○語○具○漢○書○隋○書○蓋○孔○子○繫○易○傳○之○自○子○木○始○唐○追○封○蒙○伯○宋○加○封○須○昌○侯○明○祀○稱○先○賢○商○子

公孫龍

公○孫○龍○字○子○石○楚○人○少○孔○子○五○十○三○歲○齊○田○常○欲○爲○亂○移○兵○伐○魯○孔○子○欲○退○齊○師○以○捄○魯○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嘗○謂○子○石○曰○子○何○不○學○詩○子○石○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或○曰○子○石

卽公孫尼子也。著樂記緇衣等篇。其書粹然一出於正。後戰國時亦有公孫龍者。趙平原君之客也。著堅白同異之論。其爲說淺陋迂僻不雅馴。孔穿辨之詳矣。而鄭元以爲卽子石誤也。或曰子石衛人未詳孰是。唐追封黃伯宋加封枝江侯。明祀稱先賢公孫子。愚按孔門弟子見諸家語論語史記古史及文翁圖石室圖索隱注等書爲數不同。姓氏多互異。卽歷代褒崇秩祀典禮其間舉廢升降增損之故亦復不一。今不具論。惟取其言行有所表見者錄之。

餘者闕焉。或曰：宰我冉有季路，非大賢與？而胡僅附之也？曰：十哲世俗之論也。未可以爲定也。予之短喪求之附季，由之仕輒，亦非細故矣。故稍抑之。

學統卷之三十四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左邱明

左邱明中都人。楚左史倚相之後。或曰魯人。與孔子同時。孔子嘗曰。巧言令色足恭。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周室既微。載籍殘缺。孔子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邱明觀

其史記而修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順。或直書其事。以示首惡。亂臣賊子。於是大懼其所褒貶。不可具書。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邱明恐失其真。乃爲之傳。其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以究其所窮。曰春秋左氏傳。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於魯悼智伯之謀。無不備載。以

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曰春秋外傳云。邱明授魯申
申授吳起。起授子期。期授鐸椒。椒授虞卿。虞卿作抄
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漢張蒼。及賈誼。張敞。劉公子
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貫
公授子長卿。長卿授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
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哀帝時待詔爲郎。授
蒼梧陳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
者。本之賈護。劉歆。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
問諸儒。皆不對。歆遂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左氏始得

立於學官。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晉杜預又爲經傳集解。而杜義盛行于今。升史議。歷詆諸家。獨歸美左傳。云邱明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蓋著作之良模也。自漢興。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五家春秋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其三家立於學官。孝武立公羊。孝宣立穀梁。平帝始立左氏。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公羊穀梁寢微。邱明墓在嶧縣東北七十里。一在肥城縣。未知孰是。宋追封瑕邱伯。尋以封爵犯先聖諱。改封中都伯。明祀稱先賢左。

子。

公羊高

公羊高齊人受經於卜子夏。因孔子所修春秋著爲傳。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孫壽。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趙人董仲舒著以竹帛。子都授東海嬴公、嬴公授同郡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於朝。授李育。育授羊弼、弼授何休。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

宋追封臨淄伯明祀稱先儒公羊子

穀梁赤

穀梁赤魯人。孔子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赤。赤爲經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魯申公。申公授瑕丘。江公。江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本治公羊。能持論善屬文。江公訥於口。帝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卒用仲舒。於是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旣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江公之傳。其後浸微。惟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受焉。浦。

蔡千秋從廣受。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卽位。聞
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
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言穀梁子本魯學。公
羊氏乃齊學也。宜與穀梁。時千秋以治穀梁爲郎。名
見與公羊家並說。帝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
事中。選郎十人從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
乃名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評公
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
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

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於是有尹始更胡常申章昌房氏鳳之學宋追封龔邱伯尋以封爵犯先聖諱改封睢陽伯明祀稱先儒穀梁子

愚按左氏公羊穀梁三子雖非聖門弟子而一受經於聖人一受經於聖人之高弟前後發揮春秋大義以嘉惠後學此可謂非聖人之徒與自昌黎

謂左氏浮夸柳州亦謂其說多淫學者頗疑傳春秋之左氏非論語之左邱明也而論議公穀者或曰公羊可奪其中有非常異議不經之論或曰穀梁得春秋之旨而失之短范甯亦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秦漢以來是非同異聚訟紛紛又何怪荆公有斷爛朝報之毀也然劉子駿曰左邱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之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固自不同朱子曰左氏曾見

國史故考事精詳公羊穀梁不曾見國史故考事甚疎而義理却精嗚乎此亦三傳得失之林也要之有功於麟經不小矣

學統卷之三十五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樂正子春

樂正子春。曾子之弟子也。事母孝。及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傷之。吾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子春曰。善哉。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

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
刻○而○不○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人○
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
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
是○以○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身○不○辱○其○身○不○差○
其○親○可○謂○孝○矣○

公明儀

公明儀先事子張子張卒後乃卒業於曾子嘗問於

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君子之
所以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
能爲孝乎。儀嘗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
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又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
欺我哉。

公明宣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
門。三年不學何也。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烈
在此。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

夫子之應賓客恭敬而不懈。宜悅之學而未能宜見。夫子之廟庭嚴臨下而不毀傷。宜悅之學而未能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也。

樂克

樂克字正子。齊人。孟子弟子。嘗仕於魯。言孟子之賢於平公。公將往見之。以嬖人臧倉沮之而止。克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克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然平公亦

不能見孟子。魯欲使克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孫丑問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智慮乎。曰。否。多聞乎。曰。否。曰。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同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齊伐魯。魯平。齊索岑鼎。魯以廣往。齊人曰。質也。盍使樂正子徵之。克曰。必以岑鼎往。魯君曰。吾愛吾鼎。克曰。臣亦愛臣之信。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曰。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克常從於子敖之齊。孟子深責之。克亦自引。

咎焉。宋宣和中追封利國侯。配享孟廟。

愚按曾子高弟子思子而外。惟樂正子春、公明儀、公明宣有足稱者。如陽膚子襄、沈猶行、公明高、單居離、孟儀、公孟子高之徒。言論行誼不甚見於世。且以孟子之賢求之及門。亦惟樂正子以信善見許。自餘若公孫丑、萬章、陳臻、充虞之徒。皆泛泛無所得。誠有如朱子所云。只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會自去理會者。而朱宣和間。乃褒崇公孫丑以下十九人。合樂正子爲二十人。疏封列爵。配食孟廟之

庶○於○義○未○爲○允○當○卽○如○盆○成○括○以○小○有○才○見○殺○而○
子○背○去○其○師○而○學○他○術○亦○得○以○秩○祀○瞽○宗○與○享○大○
烝○豈○理○也○哉○

學統卷之三十五終

學統卷之三十六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丁寬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洛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軍。拒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寬授碭田王孫。王孫授

施雠、孟喜、梁邱賀，由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學。

孔安國

孔安國字子國，魯人。孔子十一世孫也。父忠，爲博士，封褒成侯。安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旣長，博覽經傳，學無常師。年四十，爲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武帝天漢中，魯恭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所藏古文尚書及傳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乃悉以書還孔氏。蝌蚪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安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尚書，以所聞伏生之

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書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伏生書有五篇相合。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竝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承詔作傳。引序各觀其篇首。定五十八篇。又爲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又集錄爲孔子家語四十四篇。旣成。會巫蠱事。寢不施行。安國由博立爲臨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於家。其後成帝詔光祿大夫

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錄名古今文書論語別錄安國
孫衍爲博士上書辨之曰陛下發明詔諮羣儒集天
下書籍命大夫校定其義使立言之士垂於不朽此
則蹈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故述作之士莫不
樂測大倫焉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逮仕於孝武皇
帝之世以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讚明道義見稱前
朝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蝌蚪尚書孝經論
語世人莫有能言者臣祖爲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
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值巫蠱事起遂閣廢不行於

時今大夫向以其爲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紀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又戴聖皆近世小儒以禮記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之曰禮記。今向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謂滅其源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愚以爲宜如此爲例。皆紀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卽論定。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安國以尚書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

諸篇多古文說。朝授膠東。唐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爲之注。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至東京。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宋追封安國曲阜伯。明祀稱先儒孔子。

伏勝

伏勝字子賤。濟南人。或曰卽宓。不齊之後。處與伏通。誤爲宓云。勝能言書。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討論墳典。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刪爲百篇。編而序之。以垂訓於世。秦時焚書。勝爲秦博士。獨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勝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乃召勝。勝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

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勝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少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今文尚書是也。勝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于乘，歐陽生授歐陽生，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縱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竝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今

鄒平縣東北一十里有伏生墓。宋追封乘氏伯。明祀稱先儒。伏子。

夏侯勝

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也。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後事簡牘，又從歐陽氏問學，益精熟。所謂尚書大夏侯之學也。善說禮服，徵爲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位，數出勝當乘輿前進諫。王不能從，後果廢。時霍光以爲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

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宣帝初卽位。因議武帝廟樂不協帝意。乃下之獄。時丞相長史黃霸坐阿縱。勝不舉劾。亦繫獄。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援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息。至四年。囚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大赦。勝出爲諫大夫。給事中。霸爲揚州刺史。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亾威儀。見時謂帝爲君。謨相字於前。帝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帝語。帝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

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爾。帝知勝素直。朝廷每有大議。則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愆前事。勝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觔。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

申公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漢興。高帝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宮。呂太后時。浮邱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傳太子戊。戊不好

學病申公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
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主命召之乃往弟
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
教無傳疑疑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旣從受詩已通事
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卽位臧乃上書宿衛
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爲御
史大夫縮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
師申公於是帝使使東帛加璧安車以蒲裏輪駕馴
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帝帝問治亂之事

申公時年已八十餘矣。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爾？是時帝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卽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縮臧之過，以讓帝曰：此欲復爲新垣平也。申公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千餘人。以詩春秋授瑕邱江公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傳子元成，元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轅固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爲景帝時博士。與黃生爭論於帝前。黃生日：湯武非受命，乃弑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日：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弑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代秦，卽天子之位，非耶？於是帝

日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爾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圜擊毘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乃假固利兵下圜刺毘正中其心毘應手而倒太后嘿然無以復罪後帝以固廉直拜爲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卽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宏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

韓嬰

韓嬰、燕人也。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以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之後。其孫商爲博士。宣帝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授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授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

綠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卽更從受焉。

毛萇

毛萇趙人善說詩。詩者所以導達心靈歌詠情志者也。故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上古人淳俗樸情志未惑。其後君尊於上。臣卑於下。面稱爲諂。目諫爲誹。故誦美譏惡以諷刺之。初但歌詠而已。後之君子因被管絃以存勸戒。夏殷以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

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誦美盛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竝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擊次而錄之。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終於後漢。三家竝立。萇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蓋自孔子以詩授子夏。子夏作詩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

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亨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朝。時萇受亨詩爲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因復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也。故世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亨詩傳由萇盛行於漢。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於學官。萇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授同郡謝曼卿。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

潤益鄭衆賈逵馬融竝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石林葉氏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

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今河間有毛精壘卽萇宅塚宋追封樂壽伯明祀稱先儒毛子

高堂生

高堂生魯人通志畧曰高堂齊公族也風俗通齊卿高敬仲食采於高堂因氏焉生其裔也索隱曰生字

伯傳儀禮。昔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生爲博士，傳士禮十七篇，卽儀禮也。至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於魯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竝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竝無敢傳之者。惟古今十七篇，與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生授瑕邱蕭奮，奮以授東海孟卿，卿以授

后蒼宣帝世。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故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五傳得戴德戴聖而禮大明。宋追封萊蕪伯。明祀稱先儒高堂子。

后蒼

后蒼字近君。東海郟人也。從孟卿受禮。最明其業。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藝文志又載曲臺后蒼九篇。或卽此。蒼授沛人間人。通漢慶普。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西漢世。后氏二戴禮遂

竝立於學官。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四十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元受業於融，又爲之註。

故今小戴記與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竝傳。蒼啓之也。蒼又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兼通齊詩。著齊詩故訓二十卷。詩傳三十九卷。授翼奉。蕭望之。匡衡。由是齊詩有翼匡之學。蒼宣帝朝爲博士。官至少府。明嘉靖中考求古禮。以蒼爲禮之宗。詔崇祀孔廟。稱先儒后子。

胡母生

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

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宏亦頗受焉。

嚴彭祖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領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諠雖高不至宰相願少。

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終官

愚按春秋之世孔子閔王道廢而邪術興於是修明六籍以垂訓於後迨卒後七十子之徒各以其所聞游教諸侯王間至威宣之際孟軻荀卿之列竝得以學顯於當世後陵遲衰微以至秦季焚詩書坑儒士六藝遂蕩然缺焉脫有所存亦殘編斷簡爾西京學士從而撥拾於灰燼委爛之餘則其譌漏踳駁安所得免然而補輯傳注開後世經學

之先斯其爲功亦何可沒。又以其去古未遠固亦頗有得於聖人之意。而一時各家同異紛拏聚訟如沸。寡所折衷。卽都講石渠多屬文具。魏晉而降師遠言湮存者亦鮮。至孔疏一出則盡取所謂傳注者而土苴之。使學者不得廣參稽而守隅曲。豈不重可惜哉。又按太史公曰。方天下爭於戰國。儒術旣絀。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今觀孔伏申轅高堂夏侯之倫。皆齊魯產也。豈非海岱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出於其性者哉。然秦漢以來諸儒奮

興皆在孝武之世。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故學者亦頗謂孝武優於孝文。則以其文尚黃老，而武重儒術也。考武帝初政，頗以招賢嚮道爲務。立五經博士，廣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之以官祿，而天下風起於學，不可謂不盛矣。然醇如董生，顧乃擯斥弗用，而公孫子以曲學阿世，獨袞然稱舉，首不數年。由白衣至三公，封平津侯，制詞褒美，焜耀史冊。然則帝之所謂崇儒果務於其實，與抑僅以其名也。嗚乎！此孝武之所以爲武，而漢治之止於爲漢也。

與

學統卷之三十一終